

革命故事



參加紅軍的第一天

方 林等著

10494

825.1
0040

参加紅軍的第一天

方 林等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九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本书里的四篇革命故事，都是老紅軍亲笔所記的初参加革命的情形。“参加紅軍的第一天”、“长沙战斗的回忆”两篇，記載了他們乍入伍就参与战斗勇敢立功的經過。“紅軍崛起大別山”一篇除了敘述了作者参加革命的經過外，还写了紅三五团成立时的情况。“我开始闹革命的时候”則出色地写出夜袭团防局、歼天白軍等的生动經過。

革命故事

参加紅軍的第一天

方 林等著

何澤华插图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1276 字数13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册 插页1

1949年4月北京第1版 195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30,000册

定 价：(2)0.12元

目 次

参加红军的第一天.....	方 林 (1)
长沙战斗的回忆.....	裴周玉 (6)
红军崛起大别山.....	顾永武 (12)
我开始闹革命的时候.....	郭忠贵 (17)

(A) 34/05

参加紅軍的第一天

方 林

1931年，在我的家乡——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鎮一带經常有紅軍活动。紅軍的行踪，誰也摸不着，說来就来，說走就走，要来多半是在晚上。来了以后不是杀恶霸、就是毙保长，要不就是組織穷人打土豪。那时我家穷得象水冲过一样，空无所有，我整年整月給地主扛活，听说打土豪也跟着去打了几次，还分得了一些东西。

这些日子，国民党保安团象疯狗一样到乡下乱抓人，凡是被拖去的，都加上紅軍的罪名，統統杀掉。一天我同叔叔和在一起扛活的长工挑着劈柴到街上去卖，在路上碰到了保安队，他們看我們是穷人，說我們通紅軍，要把我們抓走，还問我們紅軍在哪里。我們知道拖去是有死无生，一定要設法逃走。急中生智，我說：你們不要抓我們老百姓，听说前面的村子被紅軍围住了。敌人听了，就放了我們，急忙往前去了，~~不~~不几步，又回来搜我們的腰，把我們仅有的几个銅板也搶走了。我們丢下劈柴，各自跑了。

我不敢回家，到处躲藏。后来打听到叔叔和长工被捉回去了，长工被杀，叔叔在杀場上被一个保安队里的同乡搭救出来，但是已經吓坏了，回家不久就死了。家里人

都以为我死了，到死人堆里去翻找我的尸体。

人們到处傳說：“紅軍人多，槍枝也多，到处打勝仗。紅軍是幫助窮人翻身的隊伍。”我想：紅軍真好！自己在鄉里又不敢露面，于是就決心去當紅軍。

本村有個楊九金，也是個窮人，我的根底他清楚，他約過我和其他幾個人去打過土豪，有時還給我們講紅軍的好處，看樣子他很熟悉紅軍。我決心去找他。就在這年十一月二日的晚上，我去約了吳六生、張培，三個人摸到楊九金的家里，半夜三更，我們怕驚動別人，沒敢叫門。大家拿定主意，今夜就在此屋檐下過一宿，等天亮楊九金一出門，就要他帶我們去找紅軍。夜深了，周圍沒有一點聲音，天氣漸漸冷起來，我們在屋檐下蹲着，靜靜地等着。

雞叫過頭遍了，我們三個人一點都不覺得睏。忽然從遠處傳來了腳步聲，我們躲閃了一下，听着動靜。腳步聲漸漸近了，一個黑糊糊的人影朝楊九金家走來，在叫門了，一出聲，我們听出這就是楊九金，三個人連忙擁上去，說出了我們的來意，他考慮了一下說：“好，馬上就走吧！”

我們一邊走，一邊談：參加紅軍的願望眼看就要實現了，參加後一定要好好的干，不把壞蛋消滅完，窮人不能徹底翻身，我們決不回來。吳六生還問：“我們當了紅軍，不知道給不給我們發槍，打仗沒有槍是不行的。”楊九金說：“槍，咱們有的是，你別發愁。雖然我們沒有兵工廠，但是敵人早就給我們造好了。”接着嚴肅地說：“只要打仗

勇敢，你就可以从敌人手中得到枪，再去打敌人。”

走着，走着，走了六十里地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还没过午就到了天門县蔣家集苏維埃政府。苏維埃政府設立在一个地主的房子里，里面打扫得很干淨，左边放着一排枪，右边放着明晃晃的大刀、梭标。看了这一些，我自言自語的說：“紅軍的枪真多。”正准备仔細的看看，忽然从屋里走出一个人，臉帶笑容地对我们說：“你們辛苦了，走累了吧？”經楊九金介紹，我們才知道他是这兒苏維埃政府的主席。

听说有人来参加紅軍，屋子里就頓時熱鬧起来，有的拿烟，有的倒水，有的忙着做飯。不一会，从厨房里端来了热气騰騰的飯，还有煎魚，香气直扑鼻子，引得我肚子咕咕直叫。主席正招呼我們入座吃飯，忽然外面跑来一个人向他报告，“从天門县跑出了五十多个保安队，正在离这十来里的一个村子里抓老百姓，搶东西，还说要到我們村来。”主席听了很鎮靜的說：“同志們，我們必須去打击敌人，胜利了我們就繼續住在这里；敌人过来了我們就背着背包到前一个苏維埃政府去，或者到县里找紅軍去。他命令全体人員馬上到門外場子里集合。同志們有的拿枪，有的拿刀，有的拿梭标，还有的背炸弹。主席問我們怕嗎？我們回答：“不怕，怕就不来当紅軍。”楊同志也鼓勵我們，“当紅軍要勇敢，要好好地老同志学习。”一个同志問我們：“是背枪还是拿炸弹？”我們都說要背枪，他就发給我們每人一支枪和一只牛角。我問牛角是干什么

用的，他也来不及細談，只說是子弹，說着就集合去了，我們也顧不得再問，也沒工夫細看。一当兵就发了一枝枪，心里有多么高兴呀！背着枪就往外跑，場子里人已經集合好了，我們自动的站在队伍的后边。

主席走在最前头，我們一气跑了五、六里地。我一边跑一边想：“这支枪怎么用？見了敌人怎么打呢？”一会儿队伍停下来了，主席和另一个带队的同志在商量事情，并命令大家稍微休息一下，于是我就邀张培、吳六生去向老同志学习枪的使用法。我們把枪从肩上取下来，仔細一看，啊！原来是一杆土枪！看看牛角里面，装的是火藥，再看看别的同志背的枪，也都和我們手里的一样，炸弹也是用油紙包炸藥做成的。我們相互望着，不禁笑了。心里想：“听说賀龙一把菜刀鬧革命，我們有这样的土枪不是强的多么！”又想：“要是今天能捉几个敌人繳几枝洋枪使使多好啊。”

一会儿，主席派出两个同志先繞到敌人的后边去隱蔽着，然后由另外那个带队的同志帶領二十几个人从村子的东边走，主席带了十几个人从村子西边走，分两路向敌人进攻。我跟着人多的那一路，人多胆子也就大了，我紧紧跟在带队同志的后边，注意他們的动作。两路同时打响了，敌人不知我們来了多少人，也不知道我們从哪里来的，只看到从几方面包围攔来，他們都吓慌了，拔腿就跑，我們随后就追。敌人有一个班，押住抓的老百姓，扛着

搶來的東西，趕着豬、牛、羊掉在後面了。突然炸彈響了，是早隱蔽好的兩個同志扔的，切斷了敵人這個班。敵人混亂了，想把抓的人和搶來的東西扔掉逃跑；這時，我們三十幾個人已經追上去。帶隊的同志領頭大喊：“不要怕、繳槍不殺！”大家也都喊起來，聲音是那樣的宏亮，我也隨着喊了幾聲。敵人看到我們這麼多人上來了，害怕得要命，有的把槍頂在頭上，有的把槍扔在一邊，我幾步沖上去，從敵人手里奪來一枝槍，解下了子彈帶。得到這只槍，我翻來復去看，沉甸甸的，比我原來那支槍又重又好看，子彈也不一樣，我高興得幾乎跳了起來。心想：有這支洋槍，今後就能更好的打敵人了。

敵人全班当了俘虜。繳獲了十一支槍。我們把敵人抓去的老百姓放回去，把敵人搶來的東西也還給了主人。在回蘇維埃政府的路上，我背着洋槍，大踏步跟在隊長後面，心里樂滋滋的，見着人就想發笑，老鄉們也好像在夸奖的看我。

回到原來村子，桌子上的飯菜早就冰涼了。看到飯菜肚子才覺得餓哩，我們狼吞虎咽的吃着飯，天已黑起來了。一個同志把我們引到一間屋子裏休息。我睡在地鋪上，高興得差不多一夜都沒睡好覺，心里老在想着白天的事，特別是楊九金的話，老在耳邊響着：“槍……敵人早就給我們造好了……只要打仗勇敢，就可以從敵人手里得到它……”

长沙战斗的回忆

裴周玉

1927年“馬日事变”后，湖南广大农村变成了反动軍閥何鍵的屠場，成千累万革命的、正直的、善良的人民的鮮血，染紅了反动軍閥及其爪牙們的屠刀。記得1928年7月中旬，仅陈光斗一个师，在我的家乡——湖南省平江县之东乡，一天里就屠杀了一千四百多个青壮年，割掉了死者們一千四百多个左耳朵向何鍵报功，并燒毀了周围十余里的村庄，使成千上万的农民流离失所。但是，野草燒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反动派的恐怖政策沒有把人們吓倒，为了生存，为了革命，为了回答反动派的疯狂屠杀，在当地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成群結队的农民自觉地組織起来积极参加游击战争，各地成立了乡苏維埃政府，向反动势力展开总进攻。农民自动参加游击队、赤卫队，站崗放哨，监督地主的活動。1930年夏天，正当中国工农紅軍第五軍，在彭德怀同志率領下，攻打何鍵的巢穴——长沙城的前几天，我們家乡的党积极輸送了一批青年参加紅軍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。当我赶到刚解放的平江城时，就被分配到三师七团四連当战士了。

攻打长沙那样的城市，在紅軍战史上还是首次，我参

軍那天又正是准备进攻长沙战斗的前夕，因此，連队当时工作与生活的十分紧张的。但是連长，連政治委員(党代表)，为了欢迎我們刚参军的三十多个新兵，还專門召开了座談会，扼要的介紹了紅軍的历史与光荣传统，特別說明了明天攻打长沙的任务，要求我們严格服从命令遵守紀律。然后又用打土豪时分来的猪肉，炒了几大盆菜，举行了一个小“宴会”，讓我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飽。分到班排后，班排长又与我們一一进行了个别談話，我高兴地咧着嘴直笑，觉得比在家里还温暖。之后，班长給我們发武器，有的只領到一根梭标。我呢，却領到了一支步枪和三发子弹。我連忙把子弹装进口袋里，又用手端端枪身，摸摸枪柄，比吃炒猪肉时还高兴。班长却用庄重的語气对我說：“同志呀！这支枪是我們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，你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为牺牲的同志复仇！”我严肃了片刻，用手迅速擦了一下我的湿润的眼睛，决心努力回答班长的希望。

当晚，連首长虽几次催促我們早休息，但由于軍队生活对我來說一切都是新鮮事物，所以高兴得睡不着，只盼早些天明好迎接战斗。当天还没亮时，就听到吹号，頓時大家起了床就吃飯，首长就帶着我們由平江城南，浩浩蕩蕩地向长沙出发了。大家情緒非常高涨，此起彼落的国际歌声，和“活捉何鍵”，“打倒蔣介石”，“夺取长沙城”的口号声，震彻了夏夜长空。这是急行軍，我小跑步似的在

后面紧跟着。走到距长沙八九十里号称“小长沙”的高桥镇时，遇到了敌人的前哨部队，枪声一响，弄得我手足无措。排长、班长却象没事人一样，只告诉我跟着他们走，不要乱跑。直到离敌人几百米远时，班长才叫我装子弹。真糟糕，我从未学过装子弹，只好照着其他同志的动作，勉强装上一粒子弹，不料“啪”的一声响了，我的心里又恼又急，班长也很恼火地用湖北话说了我两句：“怎么搞的，一发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呀！”本来按当时情况，头天参军，第二天打仗，这并不是什么奇怪事情，因日夜都在行军与战斗的环境里，要想把红军战士训练成战斗能手，就只有在实地战争中锻炼与学习，否则就不能战胜敌人。所以差不多每个新兵入伍时都同我一样地参加战斗，一面战斗，一面向老战友学习。正在这个紧急的时刻，我的枪栓也拉不动了，弹壳也退不出了，幸亏有左边一个战士告诉我，你的枪可能没退子钩。他就替我打开机柄，用通条把弹壳顶了出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同志们已把敌人打过了一个山头。我满头大汗跑上去，全连正准备冲锋，班长命令我把第二发子弹推上膛，又命令全班每人打一发子弹，我们就向敌人冲过去了。我一面冲一面想，这回决不能丢脸了，一定要缴支好枪用。冲过几个小山头，果然叫我抓住了一个俘虏，缴获了一支七九步枪和三十发子弹，我赶忙向班长报功。敌人的前哨部队被我们打的稀里花啦，有的抱头鼠窜了，有的当了我们的俘虏。当

我們看到成批的俘虜還是大搖大擺地背着自己的行李時，不由地想起了他們過去屠殺我們多少父母、兄弟、姊妹，恨不得把他們一個一個就地正法。“就是不殺他們，也該把他們的軍用品——我們最需要的毯子、水壺沒收！”但是班長却嚴厲地批評了我們，還叫我們給俘虜打水送飯做政治工作。當時大家都認為班長有偏心眼“立場不穩”，後來才知道班長是執行了黨對俘虜的寬大政策。

第二天繼續向長沙挺進，在距長沙城四五十里地的中間，遇上了外圍敵人的頑抗，在每一個陣地上，敵我反復爭奪過數次。經過半天的激烈戰鬥，紅軍戰士的戰鬥意志非常旺盛。當時火熱的太陽幾乎把我們體內的水分全部蒸干了，頭暈目眩，唇干舌焦。我想：“有一口水喝，那怕是污水，該多么好啊！”恰巧我們打到西瓜地里，圓溜溜的西瓜，在綠葉拂遮下，露着水汪汪、甜蜜蜜的眼睛望着我們。瓜主人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如果說水是生命的源泉，那麼水在這時已成了我們的生命。然而，誰也沒有摸一摸西瓜。只有到快要發起沖鋒時，連政委才下令各班摘幾個西瓜吃，但必須開一個條子，壓在西瓜秧旁，以便瓜主人向我們要錢。我們遵照他的指示，吃了西瓜，開了條子。頓覺精神百倍。

當天下午是決定奪取長沙城的關鍵，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候，我軍迅速從四面八方突破了長沙的外圍防衛，接近了長沙城。敵人不甘示弱，頑強抵抗，戰鬥異常猛烈殘

酷。凡是敌人頑抗的地方，都有大堆尸体，有的一个地方不下一百多具。在我軍猛攻下，敌人胆战心惊，連忙退入城內，連在城外指揮战斗的何鍵、許克祥，若不是他們的馬弁將他們扶上馬，也几乎被我們活捉。这时繳获的武器彈藥器材，滿地都是。想起了过去靠梭标、石头打仗的苦头，想起了为夺取武器而丧失了宝貴生命的同志，想起了革命正在不断的发展……許多同志都不約而同的扔下了自己的背包，每人背上了两三支枪，二三百粒子彈，准备給新战友使用。

当晚，大部敌人向湘江西岸逃窜，我軍涌入了万家灯火的长沙城，在街头巷尾負隅頑抗的残敌，到拂曉时也逐步被消灭，連稀疏冷落的枪声也听不到了。进城后，把軍閥和地主的財產統一沒收，分發給群众。至于紅軍战士们，虽然肚子飢餓，衣衫破烂，但沒有一个人在城內乱搶乱吃，乱走乱逛，仍然严守自己的崗位，警惕敌人的破坏，遵守我軍的紀律。因此得到群众的称赞和拥护。

长沙，这座依山傍水的秀丽名城，在我軍的紅旗招展下，面对着碧綠的湘江，挺秀的嶽麓山苏醒了；全城展开了紅軍工作队的活动；到处在宣传紅軍的胜利，帮助工人农民翻身。許多工人市民，也热烈地参加了各种活动，向我們报告隱藏的反动分子和豪紳劣迹，协助我們收繳敌人遺弃的武器，有的痛哭流涕，向我們控訴反动軍隊的恶行。同时，領導上将已調查清楚的土豪劣紳的財產全

部沒收，救济穷人。

紅軍在长沙虽然只住了十几天，但却在人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此，紅軍的声望在全国一天天地扩大了。

紅軍崛起大別山

——忆紅三五团的編成

顧承武

很久沒有去回想那些事了，猛一下要說，恐怕很難說得好。我只模模糊糊記得是這樣：

大概是1927到1929年，我的家鄉——大別山一帶，剛遭過旱災，地裡顆粒無收，接着又碰上了風災。那風呀，真大得可怕，呼啦呼啦的，把樹連根拔起，把房屋刮倒。可以想象得到，當時我們那一帶人的生活有多么苦！可是，苛捐雜稅却仍那么多，牛有牛稅，白窩有白窩稅……老財們哩，也還照樣是長袍、馬褂、瓜皮帽，坐着轎子，後面跟好大一群狗腿，三天兩頭來催糧逼草，捉雞打狗，一下伺候不到，便吹胡子瞪眼睛。到了夜晚，國民黨又到處抓人，大家象驚弓之鳥，滿村亂跑，把女人孩子吓得哭哭啼啼，喊爹叫娘。唉，真是人心慌慌，雞犬不寧。

不久，我們那一帶就有了革命活動，隔不幾天，便會聽見：“昨晚上，某個老財家的孩子被人綁走了，說是要多少多少糧食才能贖回來！”或是說：“某某老財家門上又貼了一張黑票，要向老財借多少多少支槍！”再不，就是：“不知是誰，黑夜把個財主殺死在山裡了！”……財主們不再

象以前那么猖狂了，白天黑夜不敢輕易出門。不过，国民党抓人也抓得更凶了，說是有共产党活动。各种各样的流言跟着流行起来。有的說：“天下馬上就要大乱！”有的說：“共产党紅軍到了山里，将来穷人就要当家了！”……当时我只十二岁，啥也不懂，但听了这些話，一面暗自高兴，心想：“老財們以前那么坏，現在总算天有眼了吧！”一面又觉得有些害怕。共产党、紅軍，他們到底是好是坏？我一点也不明白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舅舅突然从山里回来了，时不时在我家住上一晚走了，等过了些时又来。有一次我們談到綁老財票的事，他問我：“該不該綁老財的票？”我說：“該。”爹和娘在一旁瞪了我一眼說：“不准乱說。”舅舅却鼓励我，說我說得对；还对我們講了好些老財剝削穷人不合理，和打富济貧的道理。从那以后，我更喜欢舅舅了，經常背着把小馬刀和明火枪，跟着他在外面跑。日子一久，我才知道舅舅就是个共产党员，他已經跟他的保安队长毛真楚一块起义了，在山里組成了“老毛游击队”，成了紅軍的人了。他到我們这一带来，是为了秘密成立农协小分会。“啊！共产党原来是为我們穷人！”于是，我自动替他們放哨，通风报訊，并且私自邀集些相好的年青人，向人宣传打土豪分田地的道理，把革命歌子背着大人偷偷的唱。深更半夜，我們还一面用干树根烧着篝火，一面津津有味地听舅舅談革命形势。